

第二十一回 朱公子貪淫中毒計

《滿江紅》

膠擾勞生，待足後何時是足。據見定隨家豐儉，便堪龜縮得意濃。時休進步，須知世事多翻覆，漫教人白了少年頭，徒碌碌。是誰不愛黃金屋，誰不羨千鍾粟，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，枉費心神空計較，兒孫自有兒孫福。又不須設藥訪蓬萊，但寡欲。

這寡欲二字，有許多受用，非但卻病延年，且免奸淫之禍，如今且說個好色傷身的故事。

這個乃嘉靖三十一年生，此人二十八歲矣，名喚朱道明。父親乃當朝極品，母親一品夫人，生在浙江杭州府永嘉縣人氏。娶了兵部王尚書之女，自是金穀嬌姿，蘭閨艷質，十分標致的了。夫妻二人十分恩愛。祇是這朱公子自小曾讀嫵經，那嫵經上說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妓，妓不如偷。把這個偷字看得十分有趣。他把家中妾婢，俱已用過。這妓不必言之，把這偷之一字，便心心念念的做著，也被他偷了許多。他是一個貴公子，那偷婦人，自然比別人不同，容易上手。他倚仗容易，把這樁事看得不打要緊了，到處著腳，都畏他威勢，不敢不從。各處奸淫無度，莊家村戶的婦女，略有幾分顏色，無不到手。就是鄰近人家租他家屋住，也定然不肯饒他。有幾句公子生性歌曰：

翩翩公子遊，駿馬控高頭。
前呼聯後擁，赫赫如王侯。
驕奢公子性，言出如軍令。
稍稍不遂心，唯唯求饒命。
欣欣公子心，父母愛如金。
生長榮華地，安知人世貧。
公子愛女色，巍巍勢相逼。

強奸烈性人，那管蕭何律。按下朱公子。且說永嘉縣一個良人家，姓伍名星，年紀三十歲了。娶了一妻室，年紀二十餘歲。其母夢蓮而娠，取名蓮姑，果然有羞花閉月之容，落雁沉魚之貌。夫妻兩口做些小生意度日。伍星還有一個同胞兄弟伍雲，已廿五歲了，未有妻室。生得一身氣力，膽大心粗，就充在溫州為民兵。他獨自一人在營伍中莊下，常常過一月或兩月來見兄嫂一次。

不期一日，那伍星去營中望伍雲，一時未回，日色將午，蓮姑在家無水炊飯，乃自提小桶向井邊汲水。那水井離他家門首四五家門面，正汲了提回，劈面撞著朱公子，蓮姑急急提了，往家中閉門進去。公子一見道：「好一個標致婦人，原來住我家房屋的，怎生一向並不知道。」

芙蓉嬌面翠眉顰，秋水含波低溜人。
雲鬢輕籠時樣挽，金蓮細映井邊痕。

朱公子急急還家，叫家人來問：「井邊過去幾間，那房子裏住的人家，姓甚名誰，作何生理？是那一個家人管租？」向來是朱吉管的，忙喚朱吉到來道：「你管的怎一向有這樣一美婦人，為何不通報我？」朱吉道：「這人家姓伍，是上年移來的。因他兄弟是個粗人，在營中當兵，動不動殺人放火的，恐公子為著此事招他妻子，所以不敢說知，」朱公子道：「我巍巍勢焰，赫赫威名，我不尋他罷了，他怎敢來尋我。你不知道我有一詩讀與你聽：

幸今喜在繁華地，全出永嘉人秀麗。
此生此世豈徒然，好景情懷樂所天。
金銀過北斗，此世不求鈴。
萬歲虛生耳，縱有錢財亦虛死。
世間萬事非所圖，惟慕妖嬈而已矣。
君不見古卓文君，芳名至今千載傳。
古人今人同一夢，有能逢之亦如是。
人生少年不再來，人生少年且開懷。
黃金買笑何須交，白璧偷期休更猜。
我身本是風流客，懶向金門獻長策。
腳跟踏遍海天涯，久慕傾城求未得。
東鄰有貌傾長城，實在深閨十八齡。
蕙性芳心真敏慧，玉顏花貌最娉婷。
春山遠遠秋波淺，嫩筍纖纖紅玉軟。
上追能字衛夫人，下視工詩朱玉真。
柳絮才華應絕世，梅花標格更超群。
雲閣霧閣深深處，羅幃錦帳重重時。
艷似嫦娥住廣寒，世人有眼無能顧。
徐徐思後更思前，回首自覺免連遭。
應是前生曾種福，今生富貴是前緣。

朱吉說：「我想大相公真是前生注定的，若福薄，那裏消受得起。」公子道：「伍家妻子須為我謀之，這樣標致婦人，怎肯放下罷了。」朱吉道：「伍雲雖然粗莽，他的哥哥伍星為人極是本分，想他的些須生意，夫妻二人那裏受得，日來不如先俾小人去誘他到衙裏來，與他說出情由，如妥當，大相公借他三五兩本錢，饒他房租；若不肯，趕他出屋。再尋他事故，把屬他害他，他自尋死。」

也。」公子說：「銀子小事，祇要事成，應承到手，重重賞你。」說了，朱吉欣然竟往伍家。

恰好伍星已歸，朱吉挽了伍星的手，一頭說一頭走，看看踏到朱衙門首，竟到朱吉房裏坐下。朱吉方纔說道：「我家公子為人，極是個風流慷慨的漢子，祇是忒風流了些。見了人家一個標致婦人，就是蒼蠅見血的一般，死也不放，定要到手纔住。一相好了，十兩半斤也肯周濟，若還逆了他的意，便弄得那個人家破人亡家破，還不饒他，直待那婦人到手方住。可笑那班婦人，好好的依頭順腦，趁他些銀子不要，定要討他惡性發。弄得死裏逃生，端然定要遂他心事纔饒。」伍星道：「也是個財勢通天。所以幹得這般買賣。若是我們這般人，做夢也還輪不著哩。」朱吉道：「今日我有一樁事，我有些疑心，我故特來問你。今日我公子午前在你門外井邊，見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婦人汲水，不想被他見了，他又螞蝗見血的一般叮注，查訪眾兄弟們，說是伍家。我想井邊祇有你姓伍，你停會歸家問你令正，今日曾出門汲水麼？若不是他還好，若是你的時節，又是一樁疑難事了。」

伍星呆了一會道：「哥，十分是了。我早晨不曾汲得水，便去望兄弟纔來，他午上做飯，見沒有水，祇得自去汲了。如今怎麼求得一箇計較，方可免得這事？」朱吉道：「果是怎生免得？」伍星道：「哥，做你不著，我連晚移在兄弟處罷。」

朱吉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連我也活不成。連你兄弟也吃不成糧了。」伍星說：「不信怎生厲害。」朱吉道：「我方纔說的，倘若不依從他，便生毒害你。若要移去與兄弟住了，他便把我一狀告在府裏，說我與你妻子通奸，將他金銀若干盜在你家藏。恐一時知覺事發，暗地移住兄弟某人家窩囤。那時我被他吩咐的，上些小小刑法，自然招去，你卻如何？」伍星見說，目定口呆道：「這事怎了？」朱吉道：「依了他便公安婆樂，得他些銀子做本錢。況妻子還是你的，神不知鬼不聞，祇我四人知道有何難事。」伍星說：「恐我蓮姑心下未肯。」朱吉笑道：「人家婦女瞞了丈夫，千方百計去偷人，一個丈夫明明要他如此，那裏有個不肯的。他口內裝腔不允，心中樂不可言。你今回去，把我這番說話細細與嫂嫂說知，我黃昏時從你後門來接他。明日早早送他回來，少也有幾兩銀子哩。」

伍星說：「想來實難，這忘八要被人罵了。」朱吉道：「他人怎生知道難道我來罵你。這露水夫妻，也是前世種的。自古三世修來同一宿，又曰千里姻緣使線牽。我和你是強不得的，若是得他喜歡之時，後來享用不盡。」

伍星起身作別，回到家中。見了妻子問曰：「你今日午上可往井邊汲水麼？」蓮姑道：「因做飯汲水，我去汲的。正汲完了提水歸家，不想正撞著朱公子。他便立定了腳直看我，閉上門方去。有這般樣一個書呆，你道真可笑麼？」伍星嘆了一口氣，不說。蓮姑見丈夫不樂，便問為何著惱。伍星把朱吉厲害之言，前前後後一一說了。蓮姑道：「這般事如何做得。自古道，欲人不知，除非莫為。一被人知，怎樣做人？」伍星說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此事今晚從他，性命可保。待我悄悄去到杭州海寧，租下一間住房，家伙什物早先移去，安頓定妥了，與兄弟說知，一溜風去了，方可免禍。若不如此，恐蕭牆禍起矣。」蓮姑道：「羞人答答，怎生幹著這般事來。」伍星道：「不然，自己渾家肯送與別人睡的！祇是保守你我性命之計，祇索從此罷了。」

夫妻二人正商議間，天色看看晚將下來。祇見朱吉推門進來，笑吟吟道：「恭喜，公子說道你是忠厚人，著我送十兩白銀，紅綠紗二匹，與嫂做衣服穿。」伍星道：「精精晦氣，汲出一桶水兒，做出這般大事。」一邊說話，把這銀紗收了進去，連忙將錢買些酒餚請朱吉吃著。

說說道道，不覺黃昏。朱吉催了蓮姑，往後門從私路而去。進了朱衙後門，領他到公子外書房坐下。祇見書房裏面，果見朱公子來，笑嘻嘻上前作揖。蓮姑還禮，朱吉捧出酒盒，放在燈前，朱吉出門去了。公子拴上房門，便斟了酒一杯，送與蓮姑。自己吃了一杯坐下，叫伍娘子請，蓮姑祇是假意不吃，公子再三勸他，略哈一口兒放下。公子自吃了幾杯，走到身邊勸他，祇是不吃。被公子抱至床沿，扯下小衣，推倒床上，雲雨起來：

洞房幽，平徑絕。拂袖出門，踏破花心月。鐘鼓樓中聲未歇，歡娛佳境，佳人何曾怯。擁香衾，情兩結。握雨攜雲，暗把春偷設。苦短良宵容易別，試聽紫燕深深說。玉漏聲沉人影絕，素手相攜，轉過花陰月。蓮步輕移嬌又歇，怕人瞧見，欲進羞還怯。口脂香，羅帶結，誓海盟山，盡向枕邊設。可恨雞聲催曉別，臨時猶自低低說。

須臾，兩住雲停，脫衣就枕。到五更，重整餘情。天明起身，公子自送蓮姑歸家。自此，或時來接，或時間隔幾日。兩下做起，算來也有一個月了。

蓮姑一日與丈夫說：「你如今作速往杭州租下房屋，快快回來，與你商議。」伍星取些盤纏銀子，往杭州不題。

且說朱公子一日自來要接蓮姑到家，蓮姑道：「我那丈夫嗔我與你做了勾當。朱吉管家原說公子抬舉我們一場富貴，如今弄得衣食反艱難了。我便說公子是個貴人，他怎生肯食言，祇是我不曾開口，說他忘懷了。如今你打聽外邊有甚麼好做的生意，我與公子借百十兩銀子，與你做本錢，趁將出來，祇要準準還他便了。他今日歡歡喜喜，往寧波間做鱸魚的生意去了。若是回來，要公子扶持他一番，也是抬舉我一場。」公子笑道：「這百把銀子，極是小事。今晚你到我家下去睡。」蓮姑道：「今晚家下無人，你尋別人去罷。」公子道：「我想著你，要與你睡哩。」蓮姑道：「我這邊房屋雖小。且是精潔，祇沒有好舖陳。你著朱吉另取一副被褥來到我家睡了罷。」公子進房一看道：「果然精潔。」隨到家中，忙著朱吉取了被褥酒餚，擺在伍家。蓮姑故意放出許多妖嬈體態，媚語甜言，奉承他這一百兩銀子。朱公子十分著迷，蓮姑又去取了他頭上一枝金挖耳，到晚來，二人做事比每常大不相同。公子問道：「與你相好月餘，並不曾見你如此有趣。緣何今晚這般有興？」蓮姑道：「在你家書房做事，恐隔牆有耳，故不敢放膽。今在我家，兩邊又無近鄰，止得你我兩個，還怕誰人拘束怎的！」公子道：「原來為此。」從此再不到家中去也。自此，把這朱公子弄得火熱，無日不來。

且說伍星一到杭州，他道此處乃省會之地，若居於此，恐鄉試秀才或衙門人役往來，看見反為不妙。不如往海寧縣中住下，那個尋得我著！竟搭了船，往海寧縣北寺前賃下一間住房，交了房銀，遂往溫州歸來。不祇一日到家，見了妻子，把海寧租房一事，說與妻子得知。蓮姑把借他一百兩銀子，並假說寧波做鱸之事一一說了，道：「銀子已拿來，我已載在箱中。你快去接了二叔，與他一別，我們便可去了。」伍星去營中。尋著兄弟到家，把朱公子之事，從頭至尾說得明明白白。「如今嫂嫂著我來請你回家作別。」說得話完，早已到了。見了嫂嫂，蓮姑預先辦下酒餚，擺將出來，三人坐下。伍星一邊吃了，一邊想，怒氣沖沖，控不住一腔惡氣。他道：「哥嫂在，那廝勢大，當他不起。你今得了一百兩銀子，竟自逃去。他一時怎肯干休，他必然要來尋我。那時我必殺他，斷然償命。倘是不致相殺，竟告了我，要我招成哥嫂那裏去了，我怎肯說出，動起刑法來，又要吃苦。我已定下一計在此，但事未成，不可先說，恐機不密禍先至耳。到明日，我先到把總名下告病，退了兵糧。哥哥明日先僱下船，把要緊之物，俱擺放船中，臨期空身下船，竟去便了。」當日酒散。

伍雲竟逃了糧，伍星僱了船隻，把動用家伙一應器皿，盡搬在船中，叫兄弟祇待下船。伍雲道：「且慢著，待五鼓出城可矣。嫂嫂可自走去，約了朱道明來家，祇說哥哥往寧波去了，今夜接他來歇。多備些酒，祇管勸他吃得十分沉醉，待他不知人事之際，嫂嫂先往船中安歇。我與哥哥歸結一件公案，五鼓出城，開船便了。」就罷，兄弟工人竟往街坊去了。

蓮姑正出後門，見朱公子半醉不醒的，撞將過來。蓮姑接著笑道：「我特來接你，我丈夫拿了銀子方纔往寧波去來。」公子堆下笑來道：「姐姐，如今同你往家去也。」一步步同到伍家，蓮姑把酒大碗送去與他吃，一塊兒坐下，摟摟親親，兩個調得火滾。公子帶酒，又行了些房事。蓮姑重新又灌他十來碗。酒至黃昏時候，果然人事也不知了。

伍雲兄弟已進了門，伍星忙送妻子下了船，連忙進城趕到家中。兄弟二人把朱公子抬在地下，將上下大小衣服脫得精赤，巾結金簪，盡情取了。把鋪陳卷起，衣服之類打做一捆放下。伍雲預備下五色筆墨，把公子畫上一個天藍鬼臉，紅眼睛，紅嘴脣，渾身五彩，畫了一個活鬼，就似那迎神會的千里眼、順風耳一般模樣。又把瀝青火上熬烱，用了木梳把他頭髮梳通，蘸蘇了瀝青於木梳之上，又梳他頭髮，那髮見了瀝青，都直矗起來，就是那呂純陽收的柳樹精一般，十分怕人，裝點得完，已是五鼓，城門已是開了。

這伍星拿了石塊，到朱衙大門上播鼓一般亂打，那門公報入裏邊。一眾管家想道這門打得古怪，喚起了二十餘人，各執槍棍在手，方纔開門。伍星聽見開門，竟上樓上馱了鋪蓋出城。這伍雲手執青柴，一把提起朱公子，直到街上，著實嘴上打來，朱公子還是半醒的，叫聲呵喲，便往家中走來。

恰撞著朱家正開大門，火光之中見一活鬼往內搶入，眾家人都吃一嚇，吶一聲喊，亂打亂擗，公子口中叫說：「是我。」人多亂嚷，那裏聽得出，直趕到公子書房中。朱道明急了，竟往自己床下扒進去躲。一眾家人道：「好了，大家一齊亂擗。」弄得血腥氣臭得甚緊，想到一定死了，天已大明。

眾人把鉤鐮槍鉤將出來，仔細一看，見身上畫的一般，把水去潑在身上，一沖見肉是白的，許多槍孔；又將水把臉上一潑，雪白一副好臉。眾人上前仔細一認，叫聲「不好了，不知被何人用此惡計，如何是好？」他父母在朝，妻妾俱在家的，聽見丈夫被人謀害，看了屍首，便插天插地一般哭將起來。家中男婦大小一齊大哭。止有朱吉說：「昨夜相公在伍家去歇，一定是他家謀害。」一齊去看，止留得一張桌子，兩張竹椅，一張涼床，其餘寸草也無。大家齊說是他謀害，不必言矣。竟往軍營來尋伍雲。眾行伍道：「他告退錢糧，已五日矣。」眾人祇得歸家，說伍家逃去，一時那裏尋他。須臾，諸親各眷一齊聞說而來，一面調停入殮，一面赴府告理。

那太守見是當朝公子，自然準理，差捕究竟起來。「人是你家家人擗死的，與他何干？況又無證見，乃捕風捉影之事，那裏究得？」祇索慢慢拖緩放了。這伍家船隻，竟往海寧住下。蓮姑取出前銀，兄弟二人販些糶崇生意，已發千金。

不想蓮姑向與朱公子愛極之時，身已受孕。後來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兒子，眉清目秀，儼如朱道明一般。伍雲道：「哥嫂在上，此子不是親骨肉，仍是朱家孽種。我兄弟二人辛勤苦力掙了家私，終不然又還仇人之子。拿來溺死了罷。」伍星見說，「賢弟見教極是。」蓮姑急止曰：「不可，雖非丈夫所生，實是妾身所育。怎忍一旦棄之。如今叔叔年已長大，尚無孀孀，妾身年幼，必然還有生育。存下此子，待斷哺乳。倘後生了子侄，將此子付還朱家，使他不斷宗嗣，亦是一點陰鷲。朱家雖是謀奸，原係明求，亦非強佔。這死亦慘，況得他百有餘金，亦不為薄。理合將此子斷乳送還，使朱家不幸中之幸也。」伍氏兄弟連聲道好。

其年，伍雲娶下一房妻室，就是海寧東門外人，次年就生一個兒子。蓮姑生的已是三歲，那瘡痘已出完了，遂斷了乳。蓮姑次年又生一子，與伍星道：「如今子侄都有，可將朱子送還。」伍星道：「怎好送去？」蓮姑道：「誰著你上門送去，但須我寫數字，付與朱吉，直道：其事。待至夜間，把字縛在朱兒身上，天明開門，他家便知分曉了。」伍雲道：「嫂嫂，你寫下書來，待我與你做個賣老，送他去罷。」蓮姑次日寫了一封字兒，又把向時取公子頭上的金挖耳，一總封了，縛在朱兒身上，炒了乾糧糕餅之類。伍雲取了盤費，別了兄嫂妻子，竟往永嘉而來。

不祇一日，到了永嘉。進得城來，已是上更時分。投了酒肆，吃了酒飯，睡到天色微明。抱了小兒竟至朱家門首，輕輕放下，他即時避去。祇見朱家開門，正是朱吉往街上來，聽得小兒哭響，連忙回頭，一個三四歲的娃子哭響。朱吉一見，吃了一驚，往下一看，那娃子面貌，竟與亡過的公子容顏一般。又見胸前衣帶上縛著一封書，上寫溫州府永嘉縣朱府管家開拆。朱吉想道：「不知甚麼原故。」

正在那裏思量，不想朱尚書已告致仕，歸家半年多了。終日為著無有子孫，十分煩惱。其夜三更時分，他與夫人皆得一夢，夢見道明兒子說與爹娘：「不須煩惱，你的孫子今日到了。」醒來，夫妻二人正在說夢，兩下一般言語。祇見朱吉抱了娃兒進內，傳與王尚書小姐得知。那公子妻房聽見，慌忙傳與公婆。老兩口兒都在堂上，先把娃兒一看，兩老人家見他面貌，儼如兒子一般，暗暗稱奇，就把字兒拆開。見一枝金挖耳，媳婦上前認道：「此挖耳乃媳婦之物，上面有字，四年前丈夫取去挖耳，遂戴於髻上，後來媳婦取討，云已被伍家蓮姑要了。緣何在此，書中必有緣故。快將書看。」上寫著：

君家公子逞豪強，奸淫人妻入洞房。

幸爾朱門生餓殍，陰功培植可綿長。

後又寫，此子生於嘉靖三十二年，癸丑歲，正月十七日卯時，其間事故，問朱吉悉知。」朱吉便道：「是了。小公子是伍家妻子所生，實大公子親骨肉也。」眾人齊問，把那年汲水情由，後來謀害之事，一一說知。媳婦道：「向來無處尋獲，想他必有人在此，快著人四下跟尋，送官究罪。」朱尚書道：「不可，當日這事，乃是不肖子自取其禍。況人之生死，亦是未生之前注定，豈能改易。如今蒙他送還此子，極大恩德。遇著不明之人，恨已入骨，早早送命死矣。況寄來詩上，還勸積陰功培植，豈可恩將仇報乎。今日我們正是不幸中之幸，無孫竟有孫。」即時吩咐管家，把娃兒沐浴更衣，接取諸親，各自齊來吃酒，悉道其詳，就席上取名朱再輝。尚書自此放生戒殺，齋僧佈施，修橋砌路，愛老施貧，裝修佛像，貴糶賤崇，饒租免利，持齋唸佛，惜字敬書，一應家人，不許生事害人，足跡不履公門。極惡一個人家，竟變為清涼世界。王小姐一心看管再輝，直至二十一歲進學，其年萬曆癸酉，登了鄉榜。次年甲戌，中了進士。後來知覺伍家蓮姑是他母親，差人遍處尋訪，竟無蹤跡。伍氏兄弟已極富矣。子侄進了學，俱昌隆於後。在朱氏日行陰德，再輝貴矣；在蓮姑存心還子，不絕朱氏之後，伍氏富矣。豈非天之不錯乎。

總評：

井邊乍見村姑，席上便思眠婦。豪奴一說，愚儒便從，喜巧婦謀成百金，令親夫遠避千里。伍雲鬼計，勝比神謀，朱子蒙冤，慘

於國法。百金買得千金子，一世傳流萬世宗。蓮姑一片仁心，天意十分厚報。朱門日行陰德，子孫世代昌隆。

[返回 >>](#) [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